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華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一

起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丁卯盡八月十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劉豫于北京國號齊

金人冊豫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

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已私

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

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

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黔黎麾白旄而誓師旅

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誓

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
讐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邊陲朕纘
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示函容迺復蔽匿逋逃夸大
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
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
將帥諄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奔
淮嗣子哀鳴請復懽好地畫三鎮誓至萬年凡有質要
悉同文約旣而官軍未退夜盡衆以犯營誓墨纔乾密
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搆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
敗累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昧神明迺殷鑒
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

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共
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重念斯
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
咨爾具位劉豫夙擅直言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
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後
於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
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夫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
尸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
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
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廟隱
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

息螽蝗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
同辭一心仰在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制知誥韓昉備禮以
璽紱寶冊命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
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
難謀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替朕命冊玉
計六十六萬方字兩行金填字豫遂字偕立于北京肆赦云門下自前朝
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逢螽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
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隴畝
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爲之灰燼原野厭于流
血溝壑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

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異皇天之降禍宣命亟
班於上國郡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
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焉晚
節豈軒冕之爲心屬退閑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
夜之勞歷試暮年篋著錙銖之効雖近地稍形於康乂
而遠民未免於飢荒方圖自効而歸敢有懷它之望顯
冊之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
愈加乎敦迫軍民不容于遁逃至于屬部之州列奏樂
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数存焉知便安難遂於
已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
難恭授冊儀尚循墻而欲避勉應位數若負刺之不遑

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於餘風註誤多懼於憲綱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治可大赦天下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副闕一之隆拯溺救焚可以慰來蘇之望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眇冲以臻康泰以前宗正寺丞李揚孝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東權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太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弟益為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以為東京以東京

為汴京改南京為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佺李儔鄭億年臣豫以儔為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

節要曰先是虜中偽留守高慶裔獻議于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後亦欲循邦故事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蓋以金人自陷山東捷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喜捷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腹心也恐為捷懶所先遂遽建此議務欲功歸粘罕粘罕從其說遣裔自雲

中由燕山河間越舊河之南劉豫節制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之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虜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爾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萬姓孝純者惟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類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

諾之粘罕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稟於虜主吳乞買從之故豫得僭立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為己見獻于粘罕非也金人入寇山東指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捷懶豈敢擅許於耶劉豫揣意求於虜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中始也然剛中之罪豈勝誅哉

大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萬戶韓常戰於貞定大敗

常軍

石子明與韓常戰於貞定西山烟脂嶺大破常軍常軍千戶劉慶餘為砲折其頸金人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

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令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散民

三十日庚午水賊崔增攻太平州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攻擊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飛除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使五月岳飛有靖安鎮之捷生獲金人三百餘人至是岳飛獻俘于行在授昌州觀察使通泰州鎮撫使

桑仲陷襄陽府

西京制置使有曹端者自京城陷聚眾擾于京西號為曹火星千秋遣人招之屯于襄陽城下是時桑仲在唐

州盡取強壯為兵唐州之民在桐栢者盡為董平攢集屬董平者退進無所依皆盡室願歸于仲仲之眾漸盛遂自光化軍將寇襄陽千秋遣端禦之并檄鄧州譚充為援端與仲相遇于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退端以獲捷報千秋會充遣騎兵五百來策應千秋曰譚安撫馬軍皆精銳當策應功耶遂率眾退于中廬南漳之間且曰令馬軍破賊仲聞端已退去整眾而進與鄧州馬軍遇地勢皆坡坂而有低林俗呼為索蘿垌非騎兵之利鄧州大兵敗仲遂寇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歷戰陣皆輕佻欲出戰千秋不許至于四再乃令出戰悉用行纏扎腿以青紅帶繫定着新布衫如市井間做場弄

捧人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親隨軍纔過未盡即
 突出盡喝令坐親隨兵皆坐以棍棒次第敲殺之方其
 敲也有一人奮身而起大呼曰我與你擡擔仲之黨皆
 大笑有失伏者千秋下統兵官貴仲正等諸軍皆散千
 秋棄城奔于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遣人密說王闢使
 圖端闢者端之裨將也遂殺端衆軍皆散或百十人或
 三二百人各為火伴者莫知其數唯後軍李忠寨差遠
 獨不散散與不散者盡戴白巾聲言為曹太尉報讐千
 秋不可居乃轉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日丁丑李允文為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

靖康間李允文以教王禹辭避奉使謫閑者數年張浚

為川陝宣撫使道出鄂州允文謁之浚與允文偕行至
 京西以為京西提刑時趙宗印屯于郢州欲隨浚入川
 乃以兵馬盡交與允文而吳錫初受宗印招安亦在其
 中至是允文為鄂州路安撫知鄂州盡以其兵行
 張浚為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啟行尤貴
 武文之兼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褒用
 疎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沉鷲材力駭雄得孫吳方畧
 之竒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
 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
 誠提萬旅以趨朝庭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壖

偶胡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以忘
身坐掃妖氛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群
盜之槍攘併錄茂勲用加醲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
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真賦增中樞節制之重示上將
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既每存於大信縱敵生患
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
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十日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

盧益辛企宗護衛隆祐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楊惟忠防
衛六宮

王瓊軍于信州

王瓊自馬家渡失守潰散由徽州走浙東至處州為神
武右軍馮宗回追及戰於天寧寺前瓊走福建路宗回
及李俸追至南劍州然瓊乃潰兵非盜賊也朝廷命軍
于信州

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軍敗被殺郭仲威棄其城奔于興
化

兀朮自建康回軍至六合縣欲發舟舡取楚州路行而
趙立在楚州薛慶在高郵軍舟舡不可發故兀朮駐軍
六合未得歸撻懶自壽河寨往六合見兀朮議事請益
兵會孫村浦壽河之軍共取楚州兀朮乃分三太子兵
欲攻高郵時郭仲威真州鎮撫使移文報高郵薛慶慶

知金人欲攻已於是率兵來揚州會戰庚午慶至揚州
與金人遇遂進戰不勝慶引還金人追至東門外慶墮
馬被殺馬尋舊路走還高郵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薛
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
姓氏錄忠義傳曰薛慶建炎三年率兵數千據高郵軍
善用大刀勇冠諸軍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撫淮南至高
郵軍慶詐降拜馬首迎入城執之浚部下陝西兵三千
多見殺逼浚令出慶軍將士官告三千道四年除楚州
鎮撫使朝廷約諸州鎮撫互相應援紹興元年金人攻
揚州圍鎮撫使郭仲威慶往救之殺金人兵甚衆慶力
戰而死世稱其忠勇絕倫能以功掩過者唯慶能之

金人陷高郵軍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棄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敗薛慶之軍于揚州即長驅侵高郵軍
副統制王林出城迎戰不勝奔于通泰高郵遂陷措置
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州

張用中軍從黨歸于鄂州

張用已受鄂州招安曹成以馬老爺事執捉中軍人多
被殺戮者用之妻一丈青奮身出招中軍人隸麾下中
軍人皆歸之有衆三萬餘人皆訴無糧食一丈青曰待
我措置猶未知用受鄂州招安俄有人報用已受措置
司招安一丈青乃率衆趨鄂州避馬友不由漢陽取間
道出陽之後自下流渡江復與用合

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于城中七月復放歸本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郵軍撻懶欲併高郵軍人共攻楚立遣楊柳全率親隨五十人起發瓊民兵起諸寨首領共圖解圍楊柳全至吳城土豪徐宗成曰滿家良賤皆為楊柳全殺戮令乃敢來此耶遂與土豪衛進及瓊等謀殺楊柳全割斷楊柳全脚筋以棗木為大枷械其頸置之井上垂其身軀而死扛出之擲屍于清河中親隨五十人唯一二人得生還時楚州已破攻急立聞之大悔咬指出血滴血寫書責己差蔣某招諸水寨無應者趙瓊贈蔣某銀衣服等使歸援兵遂絕矣

李邦彥吳敏李綱皆復舊官

張琪移屯于襄安鎮

初張琪屯于舒城縣界李成在舒州頭子山遣人索糧草琪懼之移屯于廬江縣四月琪破礬山寨先是盧巡檢者聚衆自保既遭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之人以為姦細遂殺之六月琪破崑山寨至是移軍屯于襄安鎮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王紹王友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覲汪藻李擢陳戩等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等皆不聞奏議者譏其不公
翟興令其子琮及趙林敗金人于永安軍

金人侵犯陵寢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由河陽南州至鞏縣永安軍邀擊屢戰皆捷襲逐至澠池縣出界

翟興加武略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為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河南府事管內勸農使朝廷以分鎮之權擢翟興為鎮撫使制詞有曰果毅自奮智略有餘總合師徒賈攜劔摧鋒之意襲逐勇寇有覆軍搴旗之功先是兩河陷沒興以京西與河東河北接境是時尚有忠義之人聚兵保守山寨不願順番者興遣親信持蠟書取間道以結約之如向密王簡王英等數十寨願聽節制具聞于朝廷上大嘉遂命興經制

使王擇仁同領其事擢興節制應援河北河東兩路軍馬使興遣人作商販渡河密齎撫諭自是并汾澤潞晉絳懷衛河陽等十數州山寨首領盧師迪李吉李彥隆馬夜叉李遵宋德輩至河陽見興矣

孔彥舟據潭州

朝廷除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詔告既到昌禹檄傳鼎澧間孔彥舟在鼎州仍渡江取太平村入湖南界至寧鄉縣王以寧率師拒之不勝彥舟遂入據潭州

捷懶使持木也萬戶撫諭趙瓊寨

捷懶會高郵金人併攻楚州慮趙瓊寨為楚州之援也

乃遣特木也萬戶往撫諭之瓊已拒楚州之命不發援
兵又徐宗成等殺其來使揚柳全遂納特木也萬戶特
木也萬戶至宿遷縣追瓊等諸首領聽命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九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朔呂頤浩駐軍于饒州

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

孝恭巨師古楊惟忠王玘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江州

頤浩乃駐軍于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擾于京西湖北也以其衆寇德安府圍城數月不

退知府陳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買賣

鹽一斤為錢二十千八月有奉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

通行留府中規乃與奉使謀令以王命招友受降友許諾約既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得邀掠奉使至孝感縣尉告之以前途難行奉使遂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曹成屯于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鎮撫使岳飛入泰州

七月岳飛除通泰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搔擾百姓尤得民

情

馬進入興國軍

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寇興國軍知軍李儀及軍三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放買賣不殺掠如

官軍焉

趙廷壽寇德安府

趙廷壽號趙不忙以衆犯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于平麗縣長沙平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平仲退據房州

王彥在金川時中原賊盜逢起大者據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榛無所資給惟四川

號為金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戶彥撫民治軍寬猛得宜軍民皆信嚮之臣寇桑仲已陷襄陽進攻均房知州李

倫清韋知幾脫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四川之意擁衆

號三十萬直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者

三朝士品錄 卷一百四十一
彦之舊部曲也以申狀懇請於彦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彦語將佐曰吾素知桑仲之為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決為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立血戰不勝馬陷于淖中其子璋馳馬適過立呼之使救璋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為賊碎其屍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且糧食不繼或請避賊鋒彦曰方今醜虜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柰天下何吾荷國家厚恩誓不與俱生以母老托其友遂率同統制王宗伊相為犄角時官軍纔二千人彦謂諸將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効鼠輩偷生負國敢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己未

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其執甚盛彦執旗大呼麾士士悉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襲二百餘里賊陣黃水還據房陵

張浚以陝西五路軍于富平為婁宿所襲諸軍不戰皆潰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削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統制王彥獨以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和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州興洋以固根本設若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為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為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俊其氣亦銳見兵馬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彥之言皆相視而

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成大功彥以計不得
行即請為利州路鈐轄而去後浚駐于秦州金人敗吳
玠于彭店原復還河東浚欲大舉因問威武大將軍曲
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之勢
難與爭鋒且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
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
遂納威武大將猶用端為參謀時王庶亦為參謀謀論
不協端因辭遂以為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
不用由是浚與幕官劉子羽輩專為攻戰之謀常會諸
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已可以一掃金人盡靜者浚大
喜之幹辦公事郭奕應聲曰不知是怎麼地一掃用條

幕帟唯復用掃幕帟一座皆驚愕浚亦默然是時大舉

之議已定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將官心知

其非而口不敢言唯喏相應和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

難者又持之不堅獨楊晟御名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既

舉晟御名乃求行邊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陝六路事力舉

于富平金銀錢帛糧食如山積浚以熙河路帥劉錫為

都統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馬七

萬約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

以徑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

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

即索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

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于大封縣相去八
十里而婁宿孛重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失
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金人不報書凡
數往浚大書于榜曰有能生致婁宿孛重者雖白身亦
授節度使賞銀絹皆萬計婁宿孛重自綏德軍未移軍
與官軍對壘榜其軍曰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
一疋婁宿孛重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
壁不同千窻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
至期輒不出兵以為常浚以婁宿為怯且曰吾破虜必
矣幕客有請以婦人巾幘之服遺宿者諸路鄉民運糧
草輜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安泊每州縣自為

或以為記而卷之被曰山賊記之以為存者物賦也其
是以此似之
少數句稍

小寨以車馬為衛十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
兼權永興軍路經絡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宜
土逾淖徑赴御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
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唯環慶路經畧使趙哲牌
旗不及卷衆呼曰環慶路經畧趙都承先走至邠州乃
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可計郭
奕為詩曰婁宿大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草斛秤不
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
笑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為長是以似之

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于大封縣相去八
十里而婁宿李重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失
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金人不報書凡
數往浚大書于榜曰有能生致婁宿李重者雖白身亦
授節度使賞銀絹皆萬計婁宿李重自綏德軍未移軍
與官軍對壘勝其軍曰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
一疋婁宿李重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
壁不同千窻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
至期輒不出兵以為常浚以婁宿為怯且曰吾破虜必
矣幕客有請以婦人巾幘之服遺宿者諸路鄉民運糧
草輜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安泊每州縣自為

小寨以車馬為衛十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
兼權永興軍路經絡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宜
據高阜衆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
是日也婁宿李重選三千騎蓐食令折合李重率之囊
土逾淖徑赴御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
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唯環慶路經畧使趙哲牌
旗不及卷衆呼曰環慶路經畧趙都承先走至邠州乃
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可計郭
奕為詩曰婁宿大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草斛秤不
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
笑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或以為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衡進言專攻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急已未砲着敵樓渺石中趙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密藏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立陷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一男南方總角或遭虜掠或被殺害皆盡後有人見其男在虜寨中有言我爹爹死後便有如此事聞之者為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仇讎每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常戒約士卒唯以殺金人為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磚壘合隔三五巷為一間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盡殺每戰皆親履行陣為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以一步者定行軍法故人

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立以城陷巷戰而死其忠義之節必高出於張巡許遠之上惜乎死於砲之餘威不得見之哀哉加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敢立廟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承受者初立入楚州也有徐州軍民老小僅數千強壯唯二千又有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宗義兵也兵不滿萬人受圍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去者圍城初有野麥野豆可以為糧後皆無生物有鳧茈蘆根男女無貴賤斲掘之後水所沒城中絕糧食至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相食啗至城陷而心不變城陷之始四縣民兵爭門而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萬五石琦蔚亨

號有千人敵皆得出唯左彬不忍弃其妻彬乘馬坐妻
于馬後以繩維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十數人力
困而死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屍改葬自頂至足無
一支脫落者唯左股為砲所傷骨折不續人皆竒之
中興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為軍卒建炎三
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亘有勝負以衆寡不敵
率兵走楚州尚有八百時無守即命立為泗楚州鎮撫
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立以死咸拒
破之城中居民有小過即誅斬一家使無遺類威勇振
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為人已懸之城上金人每欲
渡江以立正梗淮東故不敢渡劉光世以兵五萬衆濶

州畏大金不敢進朝廷命以兵救立不敢來詔加觀察
使後拒大金于城上中砲而死年三十七大金聞死爭
以雲梯登城城中兵死戰又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
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探知之遂爭登城城陷皆屠
之朝廷嘉立之忠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賜廟于楚州號
顯忠 追薦楚泗等州鎮撫司趙立併陷歿官吏軍民
黃籙道場青詞伏以比者醜虜憑陵羣方振擾塗炭既
彌於淮甸襟喉適在于山陽惟時帥臣為國城守提孤
軍而力奮冒彊敵以直前拏兵幾及於三時叩壘殆逾
於百戰貫精忠於日月塞英氣於乾坤雖云壯志之莫
成固已榮名之不朽念元身之遽沒極恩數以難酬輒

登舟誠仰于洪造按科儀而載後冀先聖之來臨特垂
助順之明俯錄盡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仙科坐起萬
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淪為物以勸事君追薦趙立
等道場罷散朱表解紛排難嘗力蹈於危機福善禍淫
固莫逃於昭鑒惟干城之故將實當世之奇材既忠勇
以忘身且神明之護祐至誠而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
而作仙神况存明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虜寨逃歸至漣水軍丁襪水
寨

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去
並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小婢興兒御史街

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
之節以賜其弟捷懶為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捷懶亦高
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南遷官徙之人各逐便硯童
興兒翁順皆不欲捨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金
人欲用捷懶提兵而南也命檜以任用偕行檜密與其
妻王氏為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王氏故為喧
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貲財二十萬貫欲使我
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為任用而乃棄
我于途中耶喧爭不息捷懶與檜之居鄰比聲相聞捷
懶妻一車婆聞之請王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
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令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為監

軍亦帶家屬在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
行也白之捷懶捷懶遂令王氏同行由是硯童興兒翁
順亦偕行檜為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為隨軍轉
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孫村浦寨金人紛紛爭趨
入楚州檜常以稍工孫靜為可與語遂密約靜于淮岸
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為名同妻王氏硯
童興兒翁順及親信高益等數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
去至漣水軍界為丁襪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
檜之水寨尚為國家守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檜也
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姦細稍陵辱之檜曰
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賣酒王秀才當令一

看之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為識檜以
紹其衆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曰中丞安樂勞
苦不易衆皆以為王秀才既識之即不可殺遂以禮待
之硯童興兒翁順伯高益恭等一行皆得生全

王闢以其衆降于王彥

王闢曹端自襄陽潰散屯于中廬也闢殺端而侵秭歸
不知地利為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退之乃復
取興山縣路退于房州是時柔仲方攻金州而未敗也
闢為仲聲援及仲敗闢不敢進彥遣人以逆順諭闢使
闢以忠義歸朝廷與附叛賊榮辱利害相去甚遠闢大
悟請降彥欲詣闢壘衆謂闢雖願請降然心反覆未可

知彥曰我以至誠待闢闢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闢營
闢大驚迎迓甚恭彥具飯與闢對食開諭禍福闢與其
黨皆俯伏聽命遂遣詣宣撫司將佐皆不更易於是人
人願為之用闢後腰斬于興元府
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郢州
金人攻李彥先于淮河彥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管隊使臣也先是有李進彥犯
罪配遠惡過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其口
曰能容拳則為公侯令進彥以拳內口中纔容半許道
人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苦不多耳臨去語進彥曰汝
不可自發心逃遁俟有人教爾去去即無害進彥曰諾

至衡山防送者曰嗟呼生為兵士傳送罪人何時已乎
叱進彥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彥謝之而去後投韓世
忠軍中隸彥先隊下世忠兵潰于沐陽也彥先與本隊
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有數千彥先進彥分統之趙
立在楚州受圍彥先以舟船往前策應與立刺臂為義
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船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
于金人進退未得至是金人以舟船併力攻彥先所乘
舟下碇石急收不應為金人舟船簇擁彥先全家皆死
于淮河時進彥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遂獨為
首後於許浦受劉光世招安

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于徽州也六月令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洪道以呂頤浩參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換李貴崔邦弼等兵共數千是時世清有衆萬餘洪道以池州錢糧關乏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于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略使趙哲富平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邠州會諸將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問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即令擁環慶經畧使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朶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于堦下不厭公議衆語諠譁浚遂以黃榜赦諸將罪以安衆心

張浚放散五路勤王兵

趙哲已死諸路帥聽令張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出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兵盡

張浚以孫恂權慶路經畧使

張浚既斬趙哲環慶關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路經畧使

慕洧以環州叛附于西夏

趙哲被誅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寧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也劉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而統制官慕洧覺之懼遂以環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救環州洧

附于夏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二

炎興下帙四十三

起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乙未

六宮至自虔州

劉光世退軍鎮江府

上命張俊出兵援劉光世而俊它託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內懷姦愎而

外假恭順光黃州鎮撫使吳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

棄其城而去道途艱梗無所向徃依成死于成軍中自

此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知州

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紹先紹先請堅守紹先字嗣祖
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統制官閻僅喜其為人以女妻
之京城陷僅潰散紹先隨至江州僅留紹先以衆數千
屯光州紹先屢與楊進戰及酈瓊圍固始紹先以兵援
之堅守城壁力捍瓊保全固始後率衆歸江州舜明喜
之辟為統制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還除同知樞密院事

李回辭免批荅

勅李回省所劄子奏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事具悉
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
豪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

有當世之材運古人之學詳練周密為時者明故聞乎
里之造朝寢食不忘於虛佇擢寘樞機之地共圖龜鼎
之安鄉而不能尚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
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岳飛斬其統制傳慶

傳慶衛州空戶也有勇力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以
為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為平交嘗曰岳丈所主張
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于飛則曰岳
丈傳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或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
忤色及飛為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
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會劉光世遣王德來高郵

以當金人之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軍將士應援德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伏事劉相公德許之統領張憲聞其言告于飛飛銜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等皆及一百七十步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為誰慶曰傳慶在清水亭有功當賞傳慶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搥毀其金帶乃曰不斬傳慶何以示衆遂命斬之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洎叛遂還秦州

趙彬張中孚叛降于金人

慕洎既叛張遣涇原帥劉錡追之錡留將官張中孚慕官趙彬守渭中孚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洎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中孚彬以騎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

王善餘黨推祝友為首

先是王善降于金人徒黨皆殺金人屯六合也有丘虔者在滁州境內俄復渡淮過北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為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間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劫之遂殺李防禦衆遂

推友為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為糧食
崔綜及李興敗金人于陽城縣擒其保骨孛重

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崔興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琮
率裨將李興渡河攻劫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
擒河東都統保骨孛重得都統印記獲首級鞍馬器甲
甚多興就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
獲捷進兵至米糧川橫山義士史準等率衆來歸自是
李興屯于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尚書

秦檜既脫虜寨達漣水軍丁禊水寨也禊發遣檜還行
在令進士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行在
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張守嘗為密
州州學教授檜亦嘗會之故守稱檜為可用上甚喜即
除禮部尚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卿頃者當干戈之
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靖共正
直而為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聯
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
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為難况乎踐祚之初已
有旌賢之詔奮安車之高志加祕殿之隆名今茲之除
蓋理前命褒崇非過何以辭為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

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
郎檜陷虜信息不相通時妻兄王煥取王氏子冒姓秦
以為檜嗣立名曰煥俾承恩受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煥
見檜檜甚喜以已子視之

知陳州馮長寧叛附于劉豫偽授部侍郎

馮長寧在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于劉豫請立什一稅
法豫從之偽除長寧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于鼉潭湖破其茭城

張榮梁山濼取魚人也聚梁山濼有舟三二百人常劫
掠金人杜充為留守時借補營官至武功大夫遙郡刺

史軍號為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間率舟船
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于鼉潭湖積茭為城以
泥傅漸有衆萬餘金人屯于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
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冰凍金人已得楚州遂
併力攻其茭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茭城率舟船遂
入通泰州

四月癸卯岳飛棄泰州

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軍于泰州金會人捷懶有占通
泰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茭城虜騎侵入飛以泰
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于江陰軍而棄泰州

張浚退軍于興州

張中孚趙彬既叛送款于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得
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洵叛乃徐引兵而西於
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尚原孫恂段丕則相繼自隴關
入秦停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張浚聞虜
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書輜重悉燒毀初浚欲大舉
唯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知其非幕官兵將官
心知其非而口諾唯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
之不堅獨幕官楊晟名御力言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
浚之富平及失利乃來見浚浚慙諸事悉委之楊晟名御
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楊晟名御既用事乃言金人欲必
舉川蜀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俟金人歸國然

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浚已置陝
西於度外矣興元帥王庶前帥廊延知虜情次第適來
議事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後為圖浚不聽遂
失全陝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百司從
便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者

祝友率衆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龔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
船盡放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遺棄舟船
得大小僅三柁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沿江北

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衆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之甚嚴六軍都督舉張闕死于江遂以諸州撒星着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衆已有登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虜掠

徐文以其衆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衆有舟船數百隻與李彥先子進彥皆在東海縣李彥先進彥請聚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為彥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義人獲宗室士幹至橫島文劫之士幹稱是濮恭懿王之孫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士幹送

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泰州

捷懶旣得楚州有再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為守遂親率萬人陷泰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紳棄城走

金人已破泰州知通州呂紳懼而奔走紳自以棄城恐終不免於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為諂遂罷之王彥敗桑仲于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彥嘗從間道遣兵斷其糧餽亦請援于宣撫處置使張浚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

師攻自黃水兵既接賊氣懾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
勝計凡為賊誑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隸麾下仲
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為三州鎮撫自此李忠自均州來攻彥率其衆號
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于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推場通
南北之貨機察間探

十二月崔增降于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炎興下帙四十四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己亥
盡二月二十二日己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
居正盍新年紀之頌朕遭時艱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
之荼毒莫當強敵之侵陵負此百憂于今五載曷嘗不
未明求治當饋思賢念兩宮之遠而菲陋是安恐九廟
之顛而艱危是蹈苟禍可弭雖勞弗辭然生靈久困於
干戈城郭悉殘於煨燼丁壯繫身於異域旄旒暴骨于

中原桑田失時男女隳業僅存常產者若斗升之歛乍失故鄉者無寸土之依或迫飢寒散爲盜賊始焉莫之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汝于斯皆予之過幸高穹之未厭哀否運之已窮戎馬雖來邊防粗備嘉興照臨之內共圖休息之期紹奕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丕緒爰因正歲肇易嘉名發渙號于治朝霈鴻恩於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爲紹興元年於戲小雅盡廢宣王嗣復于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於有漢靖言涼德敢對前人尚期中外之彞倫同念祖宗之遺澤輔成此志永底于休遙拜太上皇帝表本表曰接千歲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

上道君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克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荐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冕之猶賒鴻鴈雖賓莫附帛書於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八日丙午李允文謀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教場就請糧食是夜有張崇下宋統領者密詣用告變曰李節制已備甲士欲盡殺軍士正總管之罪用驚乃別告報來日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明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允文點軍允文大驚請教場急傳令已點

入訖可便就請糧於是軍士有去意不從用乃與親隨
二千獨留城中統領孟振王林等以軍士出南門長驅
往咸寧

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進
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啗馬進賊兵晝夜
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皆饑困無鬪志
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之及進戰為進所敗
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郊沿江安撫使
姚舜明與紹先議棄其城出奔紹先知其勢必不可保
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鬧奪西門走瑞昌舜明出東門走

南康進率衆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于
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舡下湖口進遣賊
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
城坐于州治括見任寄居官僅二百負悉殺于庭下資
學王易簡及其子寓皆死于亂兵中其不死者唯宗室
不諍等四人有沿江安撫司統領官呂諤者城初陷詣
進降手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成見之曰圍城
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
被虜人口自此被虜人口皆為親人識認而去成許
人任便買賣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

十一日己酉岳飛起發江陰軍權聽張俊節制以討李成

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
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爲文書符讖以爲幻惑聲
撼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命俊爲
江淮路招討使應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制岳飛以
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于江陰軍戊申被命己酉進發
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其舅姚某搔擾
者飛白其母責之曰舅所爲如此有累於飛飛能容恐
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善勸而止他日飛與兵官押
馬舅亦同行舅出馬前飛而馳約數十步引弓滿回身
射飛中其鞍橋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
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歸白其母曰我鍾愛
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飛爲
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橋者乃天相
飛也今日不殺舅它日必爲所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
解飛留老小於徽州率軍馬趨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
湖曾以文字告呂頤浩且叙鄉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
授青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兼招捉沿江盜賊
亦受俊節制而行

金人寇廬州

金人寇揚州

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衆往咸寧縣曹成
李宏以無錢糧打請復反

曹成李宏久屯于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于
郢州野無耕種廩無儲積人有飢色咸於上元日率衆
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成等至漢陽率其親隨二千
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
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則當縱諸軍一
蹂踐之允文許其入城遂受招安渡江入平湖門出東
門下寨于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不斷鄂州無錢糧
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於是成有復反意一日括軍中
官負秀才恐其往江浙說其軍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
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止至五更忽霽月色如晝
而笛聲已催行矣官負秀才遂得不死成自此往江西

閻勅贈檢校少保

先是閻勅在定遠縣被金人執虜北去金人欲官使之
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保

金人寇西京西碧潭翟興遣彭玘伏兵井谷擊敗之

金人擁鐵騎數萬犯南河寄治所西碧澗時翟興以乏
糧方散遣諸部就食于諸邑所存親兵才數千報至人
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命驍將彭玘授以方略設伏于
井谷遇金人佯爲奔北金人果以銳士二十八騎馳幾
及玘軍伏發皆獲之乃酋長忽沙郎君十州郎君柳楸
郎君佛面郎君等餘衆皆潰乘勝追襲至會坵口大張
小張店還

秦檜參知政事

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爲悅嘗抗死以力陳與鳥獸同群卒奉身而旋返虜歎子卿之不屈人嘉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旣爲參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爲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上默然

二月戊辰朔祝友受劉光世招安旣西塞關祝友以金祝友在新市薛店也欲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會劉光世自鎮江遣人招安友留使兩旬方許受招安是時友之衆四散虜掠有至廣德軍者有至安吉縣者據安吉縣幾半月餘亦無一官軍誰何之唯韓世忠差人齎榜

至昇慈步張掛而已友旣受光世招安王冠在溧水縣駐軍友移書借路趨鎮江冠不從友以兵擊冠軍冠軍大敗友自此取句容趨鎮江府光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十五日壬午張榮屠通州

張榮在鼉潭爲金人破其菱城遂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京東爲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通州糧且盡取人爲羈斷其首斫其兩臂兩脛以鹽淹曝乾用充糧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王庭秀棄城走

張進軍于洪州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壁
不出進遂寇筠州知州王庭秀棄城遁走進遂陷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軍閱視軍資庫有撚金小盤龍紅袍段一
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于庫中進以爲李成
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視之長嘆曰馬防禦不察成心
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國奉卿趙瓊劫金人舟船于清河口獲戶
部尚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計置運河并開水悉以江浙虜掠舟
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卿以楚州既陷

居于趙瓊寨中與瓊謀劫其舟船乃以二百餘人夜掩
不備劫之有被虜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白哲
婦人稱是尚書左丞李梳之妾持戶部尚書印并一玉
甕可容貳升許奉卿無妻遂取其婦人而土豪徐宗成
取其印并玉甕云梳自在建康被拘執而來途中已死
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
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亂兵殺其弟五官人者善曰我嘗
提二十萬衆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爲
人所殺舟中之人拋擲珠玉金銀乞命者徹旦不止是
時舟中尚有金人藏艤板下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
得不是官軍皆出鬪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食啗又屢為金州兵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彥幕屬續感以爲非便乃投劄子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浚乞不除仲鎮撫使曰竊聞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鎮撫使遠近驚疑莫不解體且以潭充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乃得之是獎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充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以四郡數千里之百姓委之饑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

招安增不從欲受呂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海纔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頭不及備為青所敗增在無為軍界內屢與張琪戰增沿路以虜掠為資所至無遺聞呂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澤縣得頤浩差人來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乙未張俊江淮招討使杜充至雲中見粘罕

節要曰充持將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勢非不能拒賊也而望風屈膝於穹廬之前何背君負國不顧節義之甚耶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頭起寨于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往為頭敗去及多邀金

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擒而破頡已保守八月矣
粘罕既得頡命釘之於車剗及於股將欲支解之頡殊
不屈粘罕異之徐謂頡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頡媢
罵曰爺是漢人皆死不降番狗你識爺麼爺姓石石上
釘橛更無移改竟為賊所害噫里正之役非將相之權
也烏合之衆非士率之練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
也山寨之固非大江之險也八月之久非望風之速也
釘之於車剗及於股非帷幄之優游也充處是而降賊
頡處是而不屈則忠義之士叛逆之夫所操一何遠也
充間頡之風豈不愧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三

為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又仲連敗衄於
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充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
鎮撫使命充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戢矣夫充鎮襄
陽則漢沔漸寧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
望相公特賜收採疾速施行浚雖知其非便嘉感言而
不能用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四
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五

炎興下帙四十五

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
六日癸巳盡四月十日丙子

二十六日癸巳詔侍從條具時政中書舍人汪藻上書

書曰淮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右

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

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其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

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霄旰

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

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惓惓効忠於陛

下之心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

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克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賊跳梁于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手專於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聞志

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致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不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崇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籍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

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手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遣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遣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于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於陛下不過拮撫目前爲追責

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重於用恩之過而驕有司時一警馬是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街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厄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敗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從爲楚王以信之材

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其心悅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雍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雍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雍代崇文者黃裳得其領要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亦豈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

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雍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縱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幃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於命令爲之後使此命之所以行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大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

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始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帥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得而後已朝廷豈不且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

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凌遲之甚也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重博采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後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于公而不利于私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教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無使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難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

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舉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歛為非尚有賦歛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太平之賦為非尚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犁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曰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鬻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

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二一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而使_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既得主帥借補便得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歛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

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
在有司禁中時有湏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
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欲必無嬪嬙橫給
燕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
予也然人主用財要湏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
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
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
則輕免一時培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
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之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
裁損大農之計雖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
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

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
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
之不可不預防也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
爲患者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
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三家帥師
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
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
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密院
之符祖宗於此蓋有深意今諸軍之驕密院已不得而
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

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財遂至于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將臣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勿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遺史曰藻之言深切時務偉矣哉唯論將帥之名分抑之太甚不能無文武黨比之私其言使將臣毋數燕見者是豈知蜀先主與關張同卧起使將臣無得參議論者是豈知漢光武與賈復輩論朝政藻徒知三衙見大

臣執樞肅揖之恭而不知廟堂延接自有官制高下之式藻又謂此曹何所知識是待將帥以無人矣此書既傳兵將官皆不堪之有令門下進士作不當用文臣論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蔡京壞亂綱紀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之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遁逃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西陝西淮南江浙之地為王臣而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時時有一二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臣二途若冰炭之不合矣

桑仲以霍明知郢州
郢州新遭張用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桑仲以其
黨霍明領兵二千知郢州明即郢人為逃鋪曹司有脅
力善戰而敢殺

孔彥舟陷潭州

三月十二日巳酉張俊敗馬進戰于玉隆觀進走江州
初張俊進兵急趨豫章至則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
矣乃復歛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
月餘賊首馬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荅狀
以驕之又命王夔閱水軍於江中以疑之賊勢方強謂
俊為怯戰俊諜知賊稍息巳酉遽命大軍亟行徑濟生

米渡遇賊先鋒擊敗之于玉隆觀乘勝追奔次筠州進
方擁十數萬衆據筠州進者成之驍將也出兵背筠河
先守要地俊領步卒與賊迎戰命統制成思恭岳飛楊
存中等分兵兩道以午為期視旌旗所嚮兩道俱進俊
前擊至午兩道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死者數萬
人俘八千人俊督銳卒追至城下賊力不支乃夜遁走
遂復筠州臨江軍所俘者八千人俊疑復叛是夜遣陳
思恭盡殪之進之據筠州也三月旦日設香案望闕而
拜有黑風如蓋自天而下漸低乃聞有聲徐視之則散
而為羣鴉不啻數萬諠譟于庭中剋擇官以為不祥進
曰何以禳之剋擇官曰當易旗幟改軍號可禳也進從

之即命易旗幟改軍號而申成照會成見之不喜謂進
有背戾之心回報責之至是果敗筠州退去南康軍遇
巨師古兵與戰師古軍敗是時崔增以水軍往南康軍
到之日適見師古新敗橫屍滿野而進走江州矣增以
舟船聽俊節制軍計命八千人討增於長江
金人沒立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沒立攻和尚原吳玠擊敗之玠加忠州防禦使兼帥涇
原中
賜張深程唐劉子羽獎諭詔
朕治兵南服屬意西陲眷秦雍之疆歲被胡塵之擾連
巴蜀之阻日聞邊遽之驚念此傷虜痛如焚灼倚注樞

臣之重摠提師律之嚴雖云堂上之奇兵自能制勝允
藉幕中之婉畫相與圖全卿起自儒家明於將略閱
通於禁筦未減頗牧之賢韜鈴贊於廟謨必合孫吳之
法山川跋涉歲月淹留挫疆敵於方驕賈餘勇而再振
執訊獲醜斬將擐旗成茲克捷之功繫乃參佐之力筭
計見効嘉歎不忘然念虎狼嗜噬之無厭豈勝其忿能
罷奮勵而有獲所戒者輕更懷持重之思助成戡難之
烈嗣朕異賞寧限彛章

張浚徙治閬中

桑仲以李道知隨州

李道者相州人李旺之弟也東京留守宗澤以事斬旺

令道管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寄桑仲軍中呼
李道一軍爲寄軍時隨州闕知州仲令道至隨州聞通
判王彥威在洪山即請歸州彥威既至道令彥威掌州
印彥威力辭不可而道遂掌之是時北方僧來投洪山
者戒臘圖有一千六百餘衆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
官及寄居僅百家皆仰給于寺中住持僧慶預計糧食
將盡不可以支乃集官負僧衆陞堂爲糧盡之意見任
寄居官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一月之外請自營求在
寺僧行日給米二合皆以爲其言合理而無怨者僧之
老者僧童之小者皆餓死官負携老小尋路而南有達
者有不達者衆僧請慶預別供粥飯慶預終不從亦日

食米二合而已慶預郢州京山縣人也自孩童如成人
鄉閭皆敬異之後祝髮事浮屠禪學甚高與綿州覺了
隰州性覺同得法于丹霞溥長老守洪山以拒羣賊環
繞數百里地人煙悉爲盜境而洪山獨全慶預之力也
孔彥舟自潭州以兵攻陷衡柳金永道州執安撫使向子
謹

以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禹
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

鼎州兵火之後龍陽沔江殘破爲甚賦所入僅給本縣
官吏而已武陵鄉村半爲賊區桃源邊澧州界數爲劉
超雷進擾田畝荆榛賦入稀少倉庫空匱官兵錢糧不

以時給於是朝廷以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禹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昌禹既輟兵北援澧州又於龍陽新縣邊城要地列置諸寨屯兵守禦是時賊執強盛四面交侵官兵力寡分布不足遂下屬郡調發洞丁刀弩手及東南第八將兵弓手以助蔡兵守禦兵數既增錢糧益窘又值歲歉斗米三百文餓莩相仍勢甚急具聞于朝待報不及即檄辰沅邵全四州取撥諸司錢物以給軍食矣

捷懶攻張榮於泰州縮頭湖爲張榮所敗捷懶退走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捷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水寨盡載兵于舟直犯

水寨時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戰艦在前不可近榮遽欲退不可榮望金人舟徐顧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戰艦數隻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皆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或陷于泥淖者不可計捷懶收餘衆約二千奔還楚州泥淖中金人猶有未死者凡兩三日誅戮始盡自京東來未嘗承王命到軍中遂無路告捷聞劉光世在鎮江府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功狀光世大喜聞于朝廷而榮得右武大夫遙郡觀察使知泰州

節要曰捷懶寇淮東捷懶不也攻張敵萬泰州縮頭湖

水寨爲敵萬敗之獲撻懶之壻戶不刺疆達及俘馘蕃
漢軍五千餘衆

賜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勅書

勅桑仲朕惟疆虜亂常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
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姦人之專殺用國
法以成禽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刻章來上良用歎嘉故
茲獎諭想宜知悉

劉光世鑄招納信寶錢招納歸附

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哆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光
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
可以離間其心即命鑄三色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

信寶背有使押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
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餞以酒肴俾持錢密示儕輩
有欲歸附者叩江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
幾得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
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張榮入秦州

張榮旣勝撻懶引衆入秦州授橫行遙郡知秦州之命

李允文殺知岳州袁植

李允文以泂江措置副使知鄂州袁植知岳州各得朝
廷指揮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允文在鄂州招集軍兵
稍盛朝廷差高某來代允文不悅乃集諸軍官望闕拜

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高某不納岳居鄂之上流植截
留綱運不放下江允文怒執牒直取之植得牒擲于地
差來人曰綱運發與不發在州府然某期違限則必死
請回文歸鄂州植曰無回文唯取其牒批示李允文已
承朝命差官為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得牒大怒會
劉忠犯岳州植出城避之允文即遣吳錫段貴等率兵
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植死于途中或曰允
文使殺之也允文以吳錫知岳州馬友取道之湖南錫
聞友至乃退軍于潭州益陽縣遂知縣魏舜臣遂據益
陽縣

金人聞張浚退軍閬州遂擾熙河而歸

金人至德順軍以兵少不敢留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
出沿邊掠熙河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張浚
置司閬州五路陷沒劉惟甫疏其罪而罰之秦鳳路統
領官閔師古收餘兵保岷鞏劉錫屯階成金人自熙河
東還殘階成去入散閔過漫天坡郭奕為詩曰大漫天
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
靈入四川又有詩曰泰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
門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罷宣司幹
官與通判不協赴任住晉州賣蒸餅為生晏如也
李成徒黨據興國軍執知軍李儀
李成分遣馬進占興國軍進留徒黨在興國遂深入西

及遭張俊之敗乃執知軍李儀奔淮南後儀及一親隨僕人遁走得免儀身着衲襖中有碎金數十兩至江州對岸一小寺中腰間出興國軍印示其主僧求安下且煩僧尋一小舟濟渡僧見儀衲襖中是有物者遂謀殺儀夜并其親隨僕人以繩繫殺之擗其屍棄於寺後半夜大雨僕人稍蘇活自解其繩留繫身邊移足欲行覺有屍在地天色雖陰黑僕人認之是儀也乃枕屍而祝之曰若得性命渡江願與使頭雪冤僕人質明走數十里叩江邊小舟乃渡詣江州密訴盡捕院中僧行出官鞫勘是實追黃金數十兩興國軍印乃擲棄江中不獲僧人與同惡者皆凌遲處斬於是興國軍後降紹興新印賊在興國軍半年儀能調護之無秋毫擾民民感儀之惠為立生祠

二十八日乙丑張俊敗馬進于江州

馬進筠州之敗張俊追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狹險設伏俊熟視山峻路險度必有伏乃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乘勝殺至江州進等拒戰不勝絕江而遁遂復江州自是俊軍有張鐵山之號是時興國軍諸處羣賊悉皆奔竄矣初俊復筠州臨江軍奏捷上親筆諭曰以李成之狡獪馬進之猖狂盤踞已深根連已固鄉奮勵決策頻有克捷快士民之意釋朝廷之憂且朕待卿最親卿事朕最久君臣之際休戚是宜

乘賊勢之已衰當官軍之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詔
猶未到軍又有江州之捷

賜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腥羶之變禍不勝
言聞一夫屠戮之戕痛如在已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
蒙國恩秉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
挈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其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
行姑息之恩裂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
錫賚相望而成敢負眷私專懷凶狡每候胡塵之警反
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欺於天地人
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越蹂江南之地旣

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裁旌
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
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即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
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於豺狼終歲莫還于田
畝骨肉至于離散頭顱莫保克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
已勅令於主帥專擒取於渠魁凡汝有徒赦而不問以
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於戲國有大刑所冀鯨鯢
之必得民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染汚之倫體
吾宏貸之意速遠亂略永保嘉生張俊討李成屢有捷
奏上欲殲其渠魁而已憫其脅從故有是詔

四月一日丁卯朔陳彥權興國軍

陳彥以班直出官為興國軍巡檢李成徒黨賊馬進既
退彥入城軍民請彥知軍事彥令士紫具見在城中文
武官職位姓名有朝請郎董某者監大冶縣銀錫彥委
請權通判有武翼郎胡某者委請權都監次第委請州
縣官皆有條理唯某快快不足有權軍之意軍民厲聲
而呼曰無事之時當用文官多事之際宜用武官令已
請陳知軍衆意皆同誰能間之彥乃命吏牒董某還歸
本任董某遂巡聽命遂權通判

十日丙子康淵克通州

劉光世遣將康淵往通州入其城以收復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六

朝散大夫新魏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六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隆祐太后崩

隆祐皇太后遺詔曰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
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
多故二聖遐狩心常盡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
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
養即東朝之安而吾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惛莫
能自還悵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

備舉皇帝服晷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
朝三日而除作樂婚姻並無禁止歛以常服不可用金
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殯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
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為它日遷奉之便於戲
生者人之暫寓死者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尚
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聖朝早臻康阜存歿
之際恨恨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臣伏奉敕命禮部狀據太常寺
申今來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
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
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后也所以
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
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辭在漢則明德和熹
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
之範炳彤堯之暉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
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
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絲
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
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
年含洪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
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宋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
莫知所圖我太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

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偶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
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
林元凶闖朝宄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太母投
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
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媯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
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
裁外家之寵清淨謙沖而以道為本沉潛剛克而與神
為謀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
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
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蠹告畢
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

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
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
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以四惠庶幾
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
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
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
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
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祭典替之端知變通之
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
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
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

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太母盛德元功復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議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奏告宗廟伏以釁積宮闈禍延文母凡居持載孰不哀摧國有大喪不敢不告大殮伏以宮闈寡祐仙馭上賓將奉容衣俯臨神籙顧溫慈之永闕銜摧割以奚言謹以十七日舉大殮之儀不敢不告掛服伏以昊天不弔禍及東朝念色養之永遠攀仙游而何及爰舉衰麗之制用酬坤育之恩謹以今成

服不敢不告祭奠比舉卹章恭成哀飾既正阼階之席當陳餘閣之羞仰冀神游俯歆誠薦殯祭伏以慈壺中虛仙游浸邈爰舉最塗之禮以須祖載之期孝養莫追哀誠何極啓殯伏以邦禍之延坤儀求闕方中告畢即遠有期乃消季夏之良恭撤西階之殯追攀靡及摧割奚勝祖奠恭以復土有期遣車在道猶想庭闈之覲忍瞻警衛之行攀匱哀號奠觴祖訣啓奠伏以宮闈寡祐陵寢告成爰啓最塗將臨於厚夜恭陳奠尊求訣於終天遷奠伏以著龜來諗日月有期既停六綵之儀將舉九原之奉三靈不吊五內俱摧發引伏以著龜告日披綵在庭載嚴嚴衛之儀將舉勸防之

事攀依永絕推割奚勝掩殯伏以龜筮協從衣冠永
闕神升帝所參三后在天之游地占山靈豈千人成聚
之比追游莫返街恤奚言上謚冊寶伏以柔儀懿範
實著宮闈盛德元勳實施社稷乃群臣謚請于宗廟曰
昭慈獻烈皇后永為千載之稱不敢不告 祔廟伏以
慈闈馱世甫窳因山既終復土之恩爰講祔姑之禮進
陪廟祀永作邦休 配廟伏以作合先朝援正尊名有
欽聖御簾之詔昌為異議由宗寧當軸之姦茲洎剛辰
恭舉徽冊用嚴升廟之禮永對在天之靈 卒哭伏以
颺馭遐升日期浸遠甫隔晨昏之養奄然哭踊之儀追
追慕亡繇街哀何極 殯宮節朔表本八月旦伏以宮

壺興哀屢改階奠之日寢園在望俄驚陵栢之秋恭惟
昭茲獻烈皇太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游雖邈慈矩
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游大練之
衣適遇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伏以宮衣捨御已虛夏
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太
后儷天德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以告成遽乘雲而不返
追攀無及感愴柰何

中秋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辱收告節月圓秋
氣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栢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
皇后體姜任之德希黃老之蹤倏赴帝鄉之期永遠天
下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旦伏以軒星既捨

魏駕莫還方興長夜之哀忍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
烈皇太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
之養祔姑合食千載奉泰陵之游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伏以種桂告成嘗帥九嬪之獻菊萸在御莫伸萬
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
哀纏於厚夜忍時及於週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九
月望伏以椒掖戒寒栢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
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
纂承於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十
月朔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天練
以無階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

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茲覩流光何勝永慕下元
節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
之畢緬思茲範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所憂
在賢以儉為寶方俟含飴之慶遽興復土之哀爰即佳
辰載陳誠薦

秀水閑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球
戲以一人擊入窠者為勝謂之孟入於是孟在女應中
宮之選至紹聖間宮掖造禁縵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
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兢服之未幾后
廢處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王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為
識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欽

聖向后同聽政詔后還宮號元祐皇后次年向后崩復
 出居瑤華如故政和七年加號希微元通知和妙靜仙
 師靖康初京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近屬皆詣虜營營
 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
 為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辭與府尹徐
 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虜人以后廢歲久無
 預時事不復取邦昌請后入宮詔云遵少帝之玉音湖
 州士人石茂良在圍城居將官姚友仲
家嘗親見批子虜既退邦昌請后入居延福宮號宋太后既請
 垂簾號元祐皇后今上踐祚后至睢陽上尊號曰隆祐
 太后建炎三年車駕渡江車駕渡江至餘杭有苗劉二
 賊之變后復垂簾以平內難二十五日復辟又上尊號

曰隆祐皇太后紹興元年崩于會稽初上謚號曰昭慈
 獻烈後更謚曰昭慈聖獻至是前識乃驗焉孟入者兩
 復入也蟬者禪法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
 續天位暫傾而復正者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王德執仲郭威于揚州

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建炎四年八月金人犯揚州
 薛慶戰死仲威奔于興化及金人退仲威乃來真州屯
 駐而留其次頭領李懷忠知揚州仲威聞李成在江州
 且嘗有淄州同駐軍之舊欲往江合軍到建康遇招
 信劉綱軍于兩花臺仲威不備為綱所敗遂回揚州作
 鎮撫使朝廷以其反覆終不為用詔劉光世生致之光

世遣王德往德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于摘
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衆亦有散而之淮西者有歸還
淮陽軍者

寇宏與宿遷縣土豪趙革合軍于龜山

寇宏與壽春人素以刺船為事兇悍無行良民苦之建
炎末與百姓張先聚衆時人謂之張二伯者邀掠舟船
沿淮而行泊于濠泗之間楚州趙立為金人所圍先等
以衆至城下立喜用便宜皆以次借官與之時先為首
遂以先權知泗州軍州事時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劉
全權通判軍州事時人謂之劉馬子者而宏又其次也
遂令宏水陸巡檢宏以衆數百人泊舟于鳳凰洲未幾

全自橫潤山寨迎取其家屬回過宏宏以織芥之疑遂
殺全是時先在泗州為土豪吳鈴轄所殺宏遂以其衆
徑至泗州會先餘衆殺吳鈴轄退泊于龜山時楚州已
陷郭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宏願聽仲威節制仲威借
補宏敦武郎閣門祗候為鎮撫司統制於是國奉鄉在
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瓊復以其父革為首領奉鄉
說革率衆下龜山與宏合軍革然之遂竭其寨俱行至
龜山宏大喜乃合軍衆議以徐宗成知泗州臧珪知盱
眙軍宏復上鳳凰州刈民麥以圖濠州會傳報仲威為
王德所執俄而潰兵所由龜山往淮西者宏遂以舟舡
行後劉光世以宗成權知泗州居民無一家滿地荆棘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
退之
其黨李橫知鄧州軍州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鄧州知軍州事譚兗走西川桑仲以

桑仲率兵圍鄧州譚兗遣人招繳蓋山王俊解圍俊率其衆至鄧州入城與兗飲宴宴罷俊醉兗率衆突圍出奔遂入川中仲攻城陷執俊歸襄陽釘于木驢上呵唱相公遊街遂陵遲殺之

二十日丙戌王亨為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史康民兼知真揚州鎮撫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

炎興下帙四十七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丁亥盡

二十一日丁亥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死于恭州獄中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六路節制也聞張浚來作宣撫處置使即前途迎見之浚以庶為參議官復與庶偕行浚既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以何面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懼端之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手心玠侍浚立舉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雖有殺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

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
業却來江上泛魚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州招管復
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曾遭端決背一百有切
骨恨浚以隨為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也呼
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四百里惜之過於子
息至是連呼我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
獄吏繫之維之紙糊其口憎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
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悵快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
鐵象亦斃嗚呼

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
騎射建炎初經略使知渭州樞密直學士席貢用端為
統制屯涇州是冬金人犯涇屢為端所敗時陝西五路
制置使王庶以端為都統制度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
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虜犯延安端不肯赦庶走端寨
端責以失守囚而奪其印累日方得釋三年召端為御
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浚宣撫陝右築
壇拜端為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軍懽聲
雷動浚由是亦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虜衆浚欲合
五路兵於耀州虜與決戰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
浚不從王庶時為參謀因譖云反乃端恭州及戰于富
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虜婁室李重曰給我也一戰我
軍大敗庶薦康隨為提點刑獄令誣端以罪次年下端

卷一百四十一
恭州獄逼殺之軍民益解體而五路遂陷于虜浚後還
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浚妄殺良將致失五路罷
之不列王與報大河河北岸有兵千餘人其首領自
翟興殺偽信王楊鑑麋之子

汾河守禦官王興報大河河北岸有兵千餘人其首領自
稱親王翟興命王興招延渡河厚其饋供以兵衛之既
行移或稱信王或稱鄧王或自謂是淵聖文檄不一鼓
惑衆聽意在誘結將士動搖邊境興察之其偽首領者
覺之乘夜潛遁興委都統制董先追襲至商州獲之乃
鄧州楊鑑麋之子也
識證甚明遂并其黨殺之

馬友敗孔彥舟于潭州遂以湖南副總管知潭州

先是馬友在漢陽軍也張用已受招安在鄂州城中友
遣統制王成率衆渡江攻鄂州平湖門或走報用用曰
何不殺之曰不敢殺也用率親兵登城成見之聲喏於
城下用問為誰曰王成用責其不忠使以神臂弓射之
其衆皆退還漢陽翌日李允文差友為湖南副總管友
遂率衆往湖南至是屢與孔彥舟戰敗之彥舟退去友
遂入潭州

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為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孔彥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彥舟在潭州屢敗于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
號有不被杜鵑頻喚省參差兵馬過衡陽之句遂寇岳
州官吏皆走一城盡空彥舟無所掠遂寇鄂州漢陽軍
一帶下寨時鄂州大飢米一升三百五十文民多餓死
彥舟括軍中米出糶于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蘇皆翕
然稱揚彥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聞于朝廷招彥舟彥
舟聽命問或語曰王叔用責其不出封以輔贊之類
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折合李重攻和尚原吳玠退之
折合李重以三百餘騎入山谷欲攻和尚原吳玠遣兵
擊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棄馬遂敗走
于鳳翔府

沒立寇箭箬關吳玠擊退之

沒立懲三月之敗復會烏折合衆數萬由階成出散關
吳玠擊走之時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兵擊退沒立
不得與二奠合矣

邵青寇太平州

邵青先受朝廷招安授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
張俊討李成令青聽節制青至池州與張用徒黨相持
時時戰鬪又辭以無糧乞糧於朝廷朝廷從之青復回
至蕪湖就糧是時當塗蕪湖久苦青之擾皆不喜其復
至青遣人往太平州買賣知州郭偉不放入城乃曰邵
統制已有指揮往收李成安得復回此邵青聞之怒率

衆欲入城城門皆閉遂擁衆攻城時五月十六日也青
有衆數萬大小舟數千艘入姑溪河上連福山下至採
石東至三湖口與其黨單德忠孫立魏曦閻在分布徧
滿又於城中外四壁劄立硬寨開畎姑溪河水盡滄圩
埤掘斷援兵來路焚燒屋宇驅百姓沿江採斫青柴於
城下填疊慢道兩所百姓稍怠緩者賊在後以刀殺之
并其屍和柴草疊踏一日之間慢道與城相平下瞰城
中縱火箭焚燒樓櫓取有孕婦人一二十人城下剖腹
取胎以卜吉凶自此攻城晝夜不息用雲梯及三稍五
稍砲百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一發四面填壕攻城
偉親率將士軍民城上與賊血戰官員軍民傷中者千

餘賊以砲打損一敵樓搖動欲倒塌共請立木別修偉
曰賊車在城下曉夜攻擊無休息時何暇修敵樓命百
姓運土實之倏忽填滿遂牢固不復別修青亦不能近
偉方食于城上青以砲擊其案損偉不動又以矢斃其
侍吏偉亦不顧己未夜偉召募長槍敢死軍兵下城西
壁劫賊營寨東風緊猛發火焚燒賊兵所疊慢道火焰
熾延及鵝車洞子之屬賊不能救遂將被虜強壯無殘
疾鄉人用錦繡衣服新鮮頭巾裝束驅催往江口剖腹
取心欲祭轉西風不應賊連夜接戰傷中及死者甚衆
偉以姑溪水高如賊寨地遂於辛酉夜召募軍民下
城開畎河水水勢湍急滄浸賊寨計窮蹙會鎮江府劉

光世遣人來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水而去初青有參
議魏曦者多智有謀偉忌之乃用嚮箭射一文字至城
下青得之又兩日青殺曦人皆謂偉用間言青信之也
六月朱勝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盜

朱勝非自罷知洪州轉徙于湖湘間建炎四年六月復
觀文殿大學士除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勝非聚兵
于吉州逗遛不進以劉紹先楊勅傳樞為統制及李成
陷江州為張俊所敗勝非乃以紹先兵屯江州數月勝
非方至然除命已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破被禍最
酷凋殘甚於他郡而帥府舊治豫章創移于九江官府
荒陋且不可號令一路方朝廷置鎮撫使移易諸路帥

臣經畫無節於是勝非上疏論東南盜賊則欲招撫西
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汰被虜者
老弱者不願從軍者留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復
為患至若江西大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歛不一名
色既多貧民不能出以故為寇且言臣被詔赴任來自
桂嶺陸行一千七百餘里至臨江軍所見道上居民及
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
入袁州界則入屋俱無良民不辜情實可憫陛下幸隆
寬詔深加哀憐蠲削苛擾俾知實惠招降其首領與補
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衆各使還業則江西之亂庶
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為盜者日益衆勢必南軼湖南二

廣皆不得安矣先是李敦仁亂江西帥臣監司多往招
收或許以高爵或啗以厚利敦仁間殺所遣之人乍服
乍叛終莫能平勝非募世範叩問再三知其能辦然後
自為文榜授之使行以招諭之計世範如其言而往不
數日敦仁輩三十餘人來降然後諸郡解嚴

誅郭仲威

郭仲威自焚劫平江府即轉至淮甸王德誘而執之檻
送行在朝廷以仲威望敵不戰焚劫而出誤平江一城
生靈者仲威也且在真揚州跋扈之迹甚明命王彛成
押赴平江府陵遲處斬是日也彛成以甲兵防護陵遲
于飲馬橋下城中軍民歡躍稱快

張俊追及李成敗于蘄州石幢坡城走附于劉豫

張俊既敗商元馬進於江州而李成猶在蘄州俊引兵
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
入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帥衆攻險
賊衆奔潰追殺賊將孫建馬進及首領無數自黃舒六
安諸郡賊徒聞風遠遁成北走偽齊

張俊送知鄂州李允文于行在

張俊為江淮招討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聖旨統率大
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糧食且盡而孔
彥舟在漢陽以來允文得牒遂悉衆往江州丁家湖見
俊俊分其軍留三百人與允文回州允文怒俊奪其軍

有言侵俊俊怒具允文在鄂州殺袁植等事差入押送
行在所

沈與求為侍御史
先是沈與求為侍御史以論李陵乞詔宰執選用罪戾
之人事除職與郡遂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闕未赴上
思與求之忠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
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亂先帝
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
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
亂乃為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
石於漢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

則姦偽百出僭亂之萌實由於此起自熙寧元豐以來
士皆宗安石之學沉溺其說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
汚偽賣國一時叛逆尚追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
為臣不忠者是時上欲究僭偽事因與求之言遂大感

悟

邵興退軍于興元府

邵興在盧氏縣為董先所攻興不勝遂率衆走入興元
府投安撫使王庭宣撫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遂
改其名為隆

七月岳飛為神武右軍副統制

張用以兵五萬降于張俊

張用自咸寧縣趨江西屯于瑞昌境中曹成屯于吳仙鎮張俊既敗李成成歸劉豫矣乃使岳飛招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諸軍來日往吳仙鎮與成合軍翌旦軍士有之吳仙鎮者久之用不至衆皆疑之俄有承局報用已受岳飛招安追軍馬皆回衆以既行三十里不可回矣乃趨吳仙鎮曹成令中軍人別作一寨未幾用再遣人追其軍馬遂往瑞昌與用合矣

討論蔡京王黼童貫譚稹李彥朱勔梁師成孟昌齡楊戩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轉者皆降八官

宰相范宗尹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范宗尹為宰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無經畫才遂罷之

制有之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於下此宗尹所以罷相也范宗尹字覺民襄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乙科時年二十三靖康初詔赴闕累遷諫議大夫是冬虜再犯順宗尹俯伏涕請割三關與虜康王在單州宗尹自都來迎建炎初言官疏其主和之罪罷落職三年召復諫議大夫是秋參知政事從駕幸海道次年召復諫駕回越州拜尚書右僕射奏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為神武副五軍分江淮京湖路為十五鎮撫使各為守備屏蔽行在乃以呂曠浩守江東朱勝非守

江西劉光世守浙西薦孫覲汪藻李擢陳戢謝克家入朝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識者尤其不公虜遣秦檜歸朝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主其忠遂擢為禮部尚書李戊入廷建義是蔡忠乃蔡京張俊等破之紹興元年宗尹議討論蔡忠等久三素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饒州

張琪寇饒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晟崔增王進顏孝恭閻臯與戰大敗之琪退走遂寇浮梁

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

李玠在濠州當群賊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縱橫兵擾於民故能得軍兵之情又處於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以數計玠欲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路為寇宏所扼宏屢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與宏請和宏許之玠遂留州印與巡防官張德令德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淮而去比得民間金銀財寶皆重載行而至鳳凰洲見宏宏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守將使宏進趨城下可以保民而成功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夏寧及郭仲威餘黨渡江夏寧者楚州五湖中捕魚人也初聚集捕魚人後又聚強壯僅有千餘人在五湖中山崑北里為寨無糧食專

江西劉光世守浙西薦孫覲汪藻李擢陳戩謝克家入朝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俦吳玠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識者尤其不公虜遣秦檜歸朝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主其忠遂擢為禮部尚書李成入寇建議遣張俊等破之紹興元年宗尹請言諸君忠等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與求以為言罷為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薨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饒州

張琪寇饒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晟崔增王進顏孝恭閻臯與戰大敗之琪退走遂寇浮梁

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

李玠在濠州當群賊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縱橫兵擾於民故能得軍兵之情又處於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以數計玠欲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路為寇宏所扼宏屢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與宏請和宏許之玠遂留州印與巡防官張德令德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淮而去比得民間金銀財寶皆重載行而至鳳凰洲見宏宏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守將使宏進趨城下可以保民而成功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夏寧及郭仲威餘黨渡江

夏寧者楚州五湖中捕魚人也初聚集捕魚人後又聚強壯僅有千餘人在五湖中山歸北里為寨無糧食專

掠人為糧郭仲威在真揚遣人招之不應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欲渡淮投劉豫豫不受復出投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光世皆令來長蘆以待發舟船濟渡寧及仲威餘黨皆聚于長蘆無糧食衆皆飢乃掠人為食半月之間食啗萬人餘乙卯光世方發舟船來濟渡先是兀朮屯于六合既退軍不驅虜百姓而鄉村百姓尚未覺凋殘經寧等食啗覺凋殘矣

詔張俊班師

中書舍人林逋轉對劄子

伏見比日收復江筠等州李成敗兵奔逃潰散淮南蓄騎渡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稍休養生聚以成陛下

中興之業願乘此時嘗膳愛日聚兵則粟菟闕將士夙夜籌畫以備向去防秋之計自虜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今五年矣將不加勵士不加勇財不加富德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萬一循習目前如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安知李成不與虜賊連結密為聲援今雖敗衄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蓄愈深不可不慮也虜人前歲蹂踐江浙氣燄尚驕今聞遽爾北去在兵法兩敵相當多夸示所長匈奴匿其壯士肥馬示以羸怯遂有平城之圍鷲鳥欲搏必戢其翼况北歸之衆齊鄆淵藪未離巢穴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候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群盜侵軼江南徐以勁騎由真揚福山

擣虛浙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彼處其逸而我不暇給矣比聞北人再犯關陝竊意狂虜非真為陝右也前代諸葛亮以福隘之蜀欲北向與曹操爭天下必先取孟達勤師渡瀘豈為甘心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命之前連年先以兵取唃囉諸大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尾顧之虞况陝西吾勁兵之地賊黨踰淮越江不顧後患正犯兵法所忌今遽併於西陲安知其計不在於南侵也宣王撥亂之雅內修武政事然後外攘夷狄今日之弊惟在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踊州縣以軍興為名而招取無度此迺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夷尚為病在四支可以漸去也願陛下與廟堂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機儻赦其狂瞽少賜採擇幸甚

八月八日壬申張俊點棟張用人馬

張用在分寧縣冷家莊受岳飛招安張俊在瑞昌親棟其軍有衆五萬強壯者留之老弱者放逐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營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韓世忠追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七

能著忠義率衆戰敵四軍誓不屈節從番及王擇仁遣
人撫諭約期相應收復故地忠義顯著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內王擇仁特授通直郎徽猷閣差權發遣河東路
制置使司公事常壽佺等皆橫行遙郡知太原府爲經
略安撫

制曰王擇仁策士謀國常以合從爲先軍志論兵則以
伐交爲貴乃知強弱之勢常存離之間宜資總制之權
用一率從之聽以爾忠存衛社義篤尊君耻中之見侵
憤孽胡之不道陰連豪傑糾合師徒屬精銳之武鋒將
驅攘於醜類遣臨全晉參制帥權俾勇冠三軍咸奮爪
牙之用而盡護諸將率歸帷幄之籌居則保輔車相依

之安動則成首尾俱應之勢率和衆志庸建茂勲尚觀
厥成嗣膺殊寵時河東已陷擇仁等但遙領其職

二十三日丁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密薦
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曰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
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著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
如松柏之後凋巍巍真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姦聞風而弭

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汪伯彥初^謫祁門令王本客門秦檜與其兄梓皆從伯彥
學崇寧二年伯彥第進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爲宰相

敗事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檜為宰相
薦其才乃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高安殺楊彪詣王彥降

楊彪高安皆楊進之餘黨也往來京西秋苗將熟即入
房州界華谷割寨刈稻而食有曹端下潰兵來將三百
人來合軍華谷田苗已盡復出磬川又食田苗盡即遣
人齎狀詣王彥乞降彥許之以東裝行安殺彪而自率
其衆乃曰楊彪已受降復有向背之心高安殺之矣彥
喜留安為將

孔彥舟為蘄黃州鎮撫使

孔彥舟在鄂州授蘄黃州鎮撫使中秋日彥舟作筵會

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十二盞每盞出
四美人穠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束執板謳詞凡
四十八人晚筵十二盞每盞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
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議者謂臣庶之家在當時所未有
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贍通家往還贍妻趙氏宗女
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離潭州之日奪取趙氏以行為蘄
黃州鎮撫使每出獵與趙氏聯韉而往趙氏着銷金袍
玉束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之

李回為參知政事

初秦檜自虜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參知政
事而除回檜有力也辭免不允批荅省表具朕錄德而

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功實而未嘗以名器假人也况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與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滋恭豈牢辭之可免趣體朕意毋虛厥官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秦檜薦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侍御史沈與求言伯彥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宮祠

徐文軍明州

邵青欲以海船寇明州故命徐文軍于明州徐文者初一在登州聚梟于靈山後轉海歸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呂頤浩加少保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乃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為尚書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

二十三日丙辰郭偉知太平州再任

郭偉知太平州捍禦崔增邵青有功有旨再任而偉已

受代至是令依降指揮知太平州再任制曰迺者潰叛之徒游魂四出而爾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農斯亦勤矣與其更選於長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官唯息疲瘵則可以固民心唯謹綏馭則可以奮武衛偉還至本州界代者右通直郎方承閉門不納具申朝廷御史臺稱見發郭偉贓私上怒降旨方承劫持朝廷理當行遣追理出身令江東路安撫大使司拘留取勘具案聞奏

二十四日丁巳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奔于劉豫

李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與王闢退襄陽屯于中廬闢殺端欲自統其軍忠不從與其衆戴白頭巾聲言為

端報讎聚衆數萬號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擾于西京漸犯金州界有關川蜀之心遂具公狀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點會張浚以為憂遣提舉一行事務顏孝隆稟議官蓋諒馳詣金州以撫慰為名探緝其意并以黃勅差忠知商州兼水興軍路總管孝隆至其軍中申宣撫司稱忠實有兵二十三萬有奇諒覘知忠不遜劫質孝隆不肯赴商州任申宣撫司乞為備浚以孝隆為惜委興元帥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於興元洋州境內庶移文忠疾速發赴新任如願入關仰於關下解甲結隊以次進發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數十日無解甲意一夜殺孝隆引去攻金州鎮撫使王彥率兵控禦

忠沉驚善戰又其下皆河北驍果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門璋駐于山上為官軍之策應別遣精兵與忠接戰彥於高山上觀之官軍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內憾橫而外猶存禮貌也彥退舍秦郊見路傍居民則麾之使去曰賊甚銳不可當也忠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偃旗幟不鳴金鼓禁樵採又焚秦郊積聚若真遁者以誘賊秦郊去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聲彥悉出府庫所有召募必死士得千餘人易改麾幟如號設竒以俟其至戰之前一日忠游騎出秦郊彥召將佐曰賊必以我為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

郡城夜半分官軍為三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于林間丁巳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敗猶未分也俄伏騎張兩翼繞出戰賊大奔潰擒馘萬數俘生口無算輜械蔽野追襲至於永興軍秦嶺因收復乾祐縣以歸忠奔于劉豫時金州廩無儲積士有飢色所得資幣盡分部五人皆謹悅彥方退舍秦郊也告急于宣撫司興元帥王庶遣偏將鹿晟及馮賽等赴援忠已敗走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大將曹威張敵萬腹心蔡大路三人盡獲顏孝隆所齎黃勅告劄等賽者邵隆之將也自盧氏縣隨隆至興元府故庶用之孟庾為戶部尚書江南荆湖宣諭制置使

李捧以其衆降于劉洪道

張琪在宣州南陵之間駐于孔村其次李捧者以兵攻琪琪敗走捧遂為首其次即華旺也池州劉洪道差兵士往宣州買果子為捧所得捧曰為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劉侍制招安捧遂以細果一擔附兵士歸且贈以金銀而軍中頭首皆有贈遺既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報一同乃命統制官李貴且招華旺貴與旺同來貴所得金銀甚多洪道以旺為池州兵馬為監然後招捧捧亦至洪道嚴軍容見之捧股慄謝曰李捧以遭亂世苟逃性命遂與張琪結義為賊屢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張琪惡心不悅久阻王化今李捧同率

忠義之衆併殺張琪張琪逃命不知所在故捧等願就招安為國家致死洪道甚喜飲之酒捧一飲而盡并金盃與之洪道命其軍至城下自馬牙至清溪口凡三十里遂問願歸農者給公據放歸岸下艤舟百餘艘濟渡歸農人凡七晝夜不絕歸者以鄉里空虛往往皆餓死朝廷授捧以正使以其衆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詔求有謀策能還兩官者任直清改合入官除直祕閣仍賜緋章服

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任直清至行在上召見直清具奏西洛間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歡歎久之直清以文林郎改合入官除直祕閣仍賜緋

三朝九鼎錄 卷一百一
章服

制曰爾以諸生奮身戎幕百舍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容有嘉忠恪官以寄祿實視京僚蓬來道山以儲英俊併用示寵錫以身章求之異時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功效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者也朕之寵而者厚矣爾亦思所以報之

翟興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翟興在河南以孤軍守國家之地忠義之氣堅若金石下詔褒之擢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仍命辭曰爾奮身校長不忘國恩獨以貔虎之師屢挫奚虜之衆輯綏民旅祗奉寢園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

等以旌爾功仍陟軍團俾持使節至是興始得為遙郡十月一日甲子朔汪藻輪對劄子乞通好大石林牙劄子曰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為兄弟之國結之齊盟申以禍福歲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實臨之不可渝也宣和中姦臣有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數年國家遭腥羶之毒有振古未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為此哉皆契丹之人據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憾於我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機有國唐末至今雖天祚怠放政事以至夫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懷恩者衆安能遽亡

必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嘗為國家
私憂過計以謂金人暴虐動違天地決不久存其勢必
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深今果
聞大石林牙者有復振之說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謂
林牙雖振勢猶微也於尚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
易為游說若募願使之人或令張浚就陝西募願行者
取間道賚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
無它中間止緣姦臣疑誤朝聽遂至敗盟今若悉棄前
愆偕之大道復好如初以安元元之民庶幾改聽若俟
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無及也此說果行中原有百世
之安矣孰與夫去一強敵得一強敵讎我益深者同日

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劄子論淮南屯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
年無歲無兵而去冬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
江甯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於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
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幾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
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
不可淮南之地虜人必不能守若為劉豫經營不過留
簽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存雁腥羶蹂
踐且群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
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
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八
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項招安人馬過江營建
寨柵除見存人戶田產不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
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俟糧食充盈規模
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群
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三日丙寅朱勝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朱勝
非知江州嘗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狀又乞歸江西帥
於洪州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糧無
錢無民無兵其實不及一小邑

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江西不赴
江州新任之罪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
帶卿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
江西帥司復歸洪州湖東湖西依舊爲南北路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炎興下帙四十九

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丙寅盡十二月二十七

日庚寅

劉一止論時政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第進士為越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推重其為人建炎中避地姚江傳崧鄉來攝郡政一止勸崧鄉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則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崧鄉感慨流涕會參政李邴得祠過郡見一止留語終日密薦一止人物議論宜在朝廷不使一止知也紹興元年召試館職因

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
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爾昔吳王夫
差既勝齊而子胥以為憂是吳命之不長也未幾果滅
於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
可為矣而楚以不亡是禍福倚伏果不可不為也如其
不為而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
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一止所對剴切知治
道欲驟擢用而執政者不懌乃除祕書省校書郎至是
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
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
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為夬而
擊辭則曰君子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
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
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又朝廷
行事無一定之議又上疏曰

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頽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
司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
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
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
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心耳失小人心之心而
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
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上覽奏嘉

納是時庶事草創百司法令不全類以人吏省記便為
與奪其弊為甚一止上言臣愚不肖叨蒙誤恩擢實臺
察之司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
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與為奪蓋法令具在姦吏猶
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顧欺弊何所不有欲則陳
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忠可勝言
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常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
省記之文定刊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為最煩竊恐於
此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
送詳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
最為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姦吏弄法受

賊之弊天下幸甚上納之

李回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李回為參知政事呂頤浩為宰相深不喜之遂出回知
嚴州又知洪州為江西安撫大使

辛道宗浙東路兵馬副總管計置台溫明州防遏事王世
冲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破之

偽齊劉豫遣其黨王世冲以番漢兵寇廬州鎮撫使王
亨以計誘世冲至皆斬之大破其衆

賊丁順攻濠州

丁順圍濠州攻擊兩月不退張德冠宏遣人間道詣宣
撫司告急宣撫司遣統制官鄺瓊率本部兵攻橫澗山

瓊遣人招王才才不從瓊進兵欲攻才才急乃遣人招
順歸寨順將退去而謀曰城久受圍民困可知矣我一
旦退去彼必欣然出城我設伏以待之乘其倉卒可奪
門而入於是順使衆呼于城下曰不攻汝城矣來旦我
歸矣城守者不信順夜以輕捷數百人伏于莽中未曉
焚其寨烟火亘天輜重悉發喧呼而行城中皆以為順
果退去少頃州人乃出城至其寨地滅烟火以拾遺良
久順率衆而出州人亂相奔踐多為順所殺順乘勢叩
城城中出勁弓以禦之相拒于釣橋未起城上踞亂不
知所為宏先止其踞亂然後激使軍民盡力禦賊持相
一餉間彼我皆疲賊乃稍退時出戰者無不被重傷而
歸由是順始以城不可拔而退去順在城下兩月城外
墳墓盡遭發掘居民望之皆慟哭城西七八里有宰相
王冀公欽若之墓順遣人發之凡玉瓶王柩之屬不可
勝計悉取之而去是時官軍與賊皆乏箭賊取城外墓
中棺槨為箭幹棄露其屍骸而城中之殞有敢匿者斬
凡入城與浮殞者盡移屍骸為牀第間以棺木納官應
沙木板及桶噐之類取之悉盡由是存者亡者皆遭其
害矣

馬友及曹成戰于潭州曹成敗兵退

曹成李宏在瀏陽縣有不相下之心遂至相併而宏往
潭州歸馬友友令宏屯于湘陰縣成亦移軍攸縣故友

與成用兵相攻成不勝而退去

兩浙東縣兵馬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辭旨切直罷之

十九日壬午金人寇鳳翔府寶雞縣

二十日癸未金人寇和尚原吳玠遣弟璘雷仲友及金人戰敗之追至王女津擒羊哥孛堇等二十餘人知濠州張德牒請寇宏權知濠州

丁順圍濠州兩月既退德自以守城功在寇之下遂欲以州印與宏左右曰不可德曰我始告急于宏宏率衆來解遂能退賊使一城無虞在我之禮當以印與之彼感我之意必不留印且不損於實而有辭遜之名有何

不可左右曰我為主彼為客客主之勢不可相敵今一旦以州權畀之則彼之勢盛我之勢弱矣德不聽左右曰公其悔哉德遂牒州印與宏宏不辭而受之德怏怏不得意始自悔恨焉後朝廷授宏以敦武郎知軍州事乃以真命知州初李玠權州也嘗寇城下玠出兵與戰用便宜借官以賞戰士凡借官文帖皆曰與群賊寇宏接戰有功至有累借至正副使者且不下數百負至是人皆憂之宏微知其意悉以他功易之而借官仍舊於是人皆稍安

二十二日乙亥王德齋黃榜招降邵青不從

先是邵青攻太平州不克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招之

青受其招安即以舟船盡行至鎮江不住而過遇海船
即奪之徑入海中駐于崇門鎮朝廷遣王德討之德駐
于青龍鎮親率兵往崇門鎮而隔泥港青先遣人鋪板
布釘鐵官軍不知爭途而過多死于泥中官軍遂回青
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掉數舟扼于津
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於險哉太
尉可速歸也德曰邵統制你是好漢盍歸朝廷乎青曰
諾然軍中不能不犯國家之法太尉可乞降黃榜以安
衆心應以前犯罪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
箭為誓德具申朝廷乞降黃榜朝廷從之乙亥德遣使
臣二人齎黃榜至崇門鎮榜文大槩言據王德申掩殺

水賊邵青其勢困扼不欲廣殺乞降榜招降青見之大
怒不納而單德忠之謀行矣

邵青受招安

初邵青以舟船入海也其妻囑之曰你豈不記作賊事
發禁在獄中我剪頭髮與你送飯時今既如此乃欲負
朝廷邵青既不受黃榜之招其次單德忠知將士皆有
歸朝廷意且謂不殺閻在必不肯受招安會諸將晨謁
青方圍坐以待間德忠起身欠伸即掣刀殺在於坐衆
皆驚德忠曰今邵統制欲歸朝廷唯閻在不從今殺之
敢有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或報邵青青使其妻出
船見諸將曰統制偶傷風不安不知何故如是德忠具

言闔在兗狼失將士之心恐亂軍政請統制出相見議
事青乃揮涕而出曰單統制恐要印當好好分付不須
如此德忠喫土自明然後開諭道理具說不可負違朝
廷宜納兵以贖罪累數百言青從之德忠即命倒旗槍
通款狀于官軍遂願受招安

二十四日丁丑張俊加太尉

劉豫置招受司于泗州

吳敏為湖南二廣宣撫使

吳敏宣撫三路置司桂林時馬擴避地在融州野衣竹
杖日吟釣於仙溪之上敏即起馬為宣撫司都統制兼
參議官又以其故人范直方為參謀

李允文伏誅

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罷

郭偉為淮西巡撫使

以翟興軍為忠護軍

自京城失守中原散亂逆臣劉豫憑恃虜勢竊據東都
河南距偽境不數百里官軍無日不與之交鋒河南一
境東連鄭圃西接關陝北臨大河皆已從偽唯翟興獨
守一方三面鄰敵孤軍無援糧餉不繼敵人窺伺日急
興忠憤所激誓不與賊俱生每開諭將士以禍福永堅
一節與賊抗士卒莫不奮勵由是臣僚上言曰河南為
國之西宅陵寢所在山川蔥鬱祖宗神靈之依兼形勢

控扼河陽襟帶川陝南俯淮漢為王室夾輔天下之勢
於此為重程興於危迫僅存之地萬死一生招集散亡
激以忠義均有無同辛苦統率將士竭節用命保護陵
寢捍禦邊陲迎敵獲捷摧破兇賊勸農耕桑粗立基本
雖上至武功大夫不至義兵一例日支糧二升至春時
又或艱食多是無支寧忍死不敢逃亡臣欲望陛下少
加存恤特賜寵錫軍名以示迺心朝廷則河外之人亦
必知國家眷不忘之意遂以忠護軍為名

十一月四日丁酉辛永宗權馬軍副都指揮使權主管馬
軍司公事

侍御史沈與求再言辛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

巨師古為神武後軍統制兼權神武中軍統制

二十五日戊戌孟庾為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使韓世忠
為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副使

曹成馬友劉忠亂湖南范汝為亂建州福建路制置使
辛企宗不能制乃除孟庾宣撫使韓世忠副使命世忠
提兵討之

二十六日己亥永辛永宗權江西兵馬副總管
王彥斬提舉一行事務趙橫及中軍統領門璋

王彥既敗李忠也凱歌回金州大賞戰士待趙橫如初
終不能忘豐里之敗時時與兵將會飯語話如平常橫
亦不疑至是忽往教場點兵會兵官具酒飲至四行叱

橫使起數其豐里不應援之罪命杖之百而勇士已猝捉執縛矣橫曰受杖何至縛邪彥曰爾之罪死顧諸將曰敢有起身告趙橫者與趙橫皆死諸將皆不敢動彥數之曰豐里之戰吾屢麾使汝援之汝不援何也橫曰與賈寧爭氣耳彥問其故橫曰鎮撫唯用提轄官賈寧及戰乃用趙橫乎彥以其無禮遂斬之又叱門璋下階數之如前璋曰璋為偏將有統制趙橫在不得自由彥曰見危不救安用將為何待統制之命并斬之再飲數盃而歸

張琪伏誅

張琪為斬賽所擒檻送行在伏誅

擢邦彥兵部尚書

十七日庚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罷

上初欲相呂頤浩也富直柔與右司諫韓璜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尚書省提點李爰等每見上多譖短頤浩及頤浩拜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結為朋黨沮害頤浩入朝事直柔罷永宗已授江西路總管爰除名勒停璜遠小監當

二十九日壬戌曹成陷安仁縣執湖南按撫使向子諲

曹成侵安仁縣入其郭大肆殺掠是時湖南安撫使向子諲退在安仁為成所執拘于軍中遂入道州

十二月詔百辟卿士各舉所知

詔曰朕之丕德宗社播遷方仰瞻於思雪神人之大耻
不有濟濟多士寘我周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
賢之為愈故孟軻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近得陳襄
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
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為盛矣後世瞻之仰之以襄為何
如人邪今宣示百辟卿士可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
須得舉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
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
舉得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謬舉之罪無以先
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為嫌惟善所在而公舉
之朕將親選焉

八日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河北商賈
先是劉豫置推場通北之貨呂頤浩亦以為便乃奏通
商賈方商賈未通也甘草一兩為錢一貫二百而市亦
無賣如生薑陳皮之類在北方亦皆闕之

邵青受招安為樞密院水軍統制

先是杜克守建康時有秉義郎趙祥者監水門金人渡
江邵青聚衆而祥為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脫身歸
乃依于內侍李細細善小說上喜聽之細思得新事編
為小說乃令祥具說青自聚衆已後蹤跡并其徒黨忠
詐及強弱之狀本末甚詳編綴次序侍上則說之故上
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之忠義

十四日丁丑以彗星見及會稽火詔求臣庶言闕失
詔能還兩宮者封王

詔存恤宇文虛中子孫

宇文虛中建炎二年為祈請使使于金國不得如所請
遂不肯還朝獨令其副楊可輔歸上思虛中忠節乃召
存恤其子孫虛中在沙漠聞劉豫仍用張孝純嘗寄請
與孝純其斷句曰有人若問南寇客為道西山賊嚴薇
辛企宗追三官降宣撫司統制
傅崧卿為淮南東路宣撫使

傅崧卿以宣諭使到淮東得戶部尚書印于權知泗州
徐宗成獻于朝廷先是宿遷縣趙瓊寨劫金人舟船于

清河口得于李梳妾之手也

吳敏降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路允迪致仕

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

金人知海州薛安靖通判李翬巡檢使王企中領簽軍殺
金人以其州來降

二十四日丁亥臣僚言王師所過州縣虜掠之害

二十七日庚寅吳玠除鎮西節度使

吳玠除節鉞賞和尚原之功也

王彥敗桑仲于馬郎嶺克均州

桑仲為襄陽鎮撫使也反藉專征之權以資跋扈之勢

南攻德安西據均州是冬以其衆分三道一攻住口關
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李擴主之軍前去金州不
三十里王彥曰賊兵以我兵為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
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軍在馬郎嶺
北彥遣統制焦文通禦住口而彥自以親兵營馬郎嶺
與之對壘者幾月矣大戰者凡六日賊大敗奔潰彥縱
兵追擊擒統領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千衆均州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四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一

炎興下帙五十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

紹興二年正月車駕駐蹕紹興府

車駕幸臨安府

是時百司官府皆草創往往草舍以杭州州治為大內

臨安府遷于奉國寺基

十二日甲辰曹成受湖南二廣宣撫司招安

曹成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朝廷有詔撫諭成
如願赴行在即仰放散江淮等路兵民外有堪出戰人
將帶赴行在聽張招討節制群衆不願聽張招討節制

三朝北盟錄 卷百五
一
詢詢欲辭湖南二廣宣撫司都統制兼參議官馬擴昔
為節制應援軍馬使駐軍大名時曾遣人往諭成成即
納款聽命至是馬遣使臣張希齋劄子招諭成成受招
安乃放出子諲又乞差人知道州參謀范直方曰曹成
不招可促之使赴行在馬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
是促使散而為亂也不若招之藉以為用宣撫使吳敏
惑直方之議馬與直方入議狀馬議曰曹成自去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襲攻安仁縣劫掠財糧執安撫向龍圖
入道州某蒙宣撫相公令當面只念語言罵成詢撫曹
成一行人馬劄子差使臣張布齋去投下却於今年正
月十二日曹成差使臣劉濬機直馮志張布同來稱放

出向龍圖乞差人知道州又再差准備將領魏憲齋到
申狀開具所准樞密院劄子及詔事內事件并詔目內
說願得相公指差一去處某觀敵人之情既懼遠赴行
在且畏屬張招討群情詢詢思欲開散雖曹成有不得
而制之者大眾一潰為患難量其已將所差到馮志等
說諭禍福示以相公恩威信義使之解甲聽命馮志等
莫不欣喜順從願俟使司分擘使某喚所請聽彼歸降
願約衆上下悉與安排無令失所某提軍馬親至道州
入曹成軍中撫定分撥揀選強壯添隸五軍聯齧隊伍
進兵長沙制服馬友上副朝廷委任相公之意下安三
路驚擾失業之民止是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

會不惟湖湘重困大擊朝廷之憂師老財殫無以善後
上有朝廷之責下起兵民之怨雖欲保身不可得也某
職在都統當此敵人開闔之時要在亟入以弭禍難伏
乞相公詳酌二者之議究其是非斷決歸一或罷某都
統制放歸林野或止絕參謀橫議無為含糊以誤國事
敏曰柰何參議是故人某退曰聽用故人之言不采竒
論可與共事乎望日以詩獻敏有曰未敢此時非趙括
已愁他日顛田豐遂辭職拂袖歸卧仙溪敏遣騎追之
不復還或聞馬去又數日敏以資學宮祠之命到成即
復散亂湖廣被其害直方得郡而去
遺史曰是時王次翁時在廣右有二詩曰徒新曲突論

無憑太尉山中混耦耕頭額爛焦曾未錄參謀先已享
專城近來出處事何如先輩風流掃地無忍有子充驚
末俗一言不契便長驅

楊惟忠誘楊勅而殺之

楊勅初曾陷處州作過後隨朱勝非在吉州聚兵其心
腹反屯于吉州朝廷命楊惟忠圖之惟忠與勅取同姓
之歡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併其軍亦有奔潰而寇湖
南者

張俊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沈與求為御史中丞

制曰御史中執法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

紀綱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大厥官而厭輿論者也具官沈與求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

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郡寄再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閉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啓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群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適消長之分時爾之賴往其懋哉

遺史曰與求自侍御史除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與求極陳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二篇上之又禁衛單寡兵權不在朝廷與求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御名騎之法既壞猶內有外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

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興之志

二十三日乙卯岳諒臣知滁州

先是權知滁州梅俊迪為王才所殺鎮撫使劉綱乃以張格非權知滁州格非字正夫濮州人先權清流縣丞俊迪權知州也格非權通判格非權知州日嘗呼虞候陳用一聲不應即命斬之人皆股慄格非在滁州郭仲威餘黨犯境格非以腹心數十舟依山險以避之往來于城中而已其在城中也即以厚賞募人發掘窖埋遺

物其所得甚多清流縣吏許原以女獻格非格非寵愛
之乃用原為腹心使原往行在料理得正任付身并鑄
州縣官司印記原取太原路歸遇賊被殺勅與印記不
知所在是時州境稍寧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乃奏
乞差岳諒臣知滁州以代格非格非受代厚載而行至
烏衣諒臣已給枷在烏衣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
舟而去於是所齎之物復歸官庫諒臣聞鄉村尚有食
人者命捕之一日捕到六人諒臣曰如何得食人曰無

多賧日初生
少如向
濠人久就思之

期以旬日諒臣許之六人者旬日內果執周智張九至
諒臣詰之無異辭即日陵遲處斬于市中自是食人者
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友僧隨行即事之餘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

韓世清屯于宣州其部曲多欲作過者先是賣蒸餅者
皆叫云一箇二十五裏外一般蓋言一箇賣二十五錢
裏外皆是白麵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
人欲自西廟巷放火為號內外皆火劫掠民財者是日
西廟巷果先火倏忽城裏城外皆火勢清往來彈壓遂
不至劫掠實正月二十五日也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
裏外一般謂是世清部曲之暗號知州李彥卿密遣監

物其所得甚多清流縣吏許原以女獻格非格非寵愛
之乃用原為腹心使原往行在料理得正任付身并鑄
州縣官司印記原取太原路歸遇賊被殺勅與印記不
知所在是時州境稍寧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乃奏
乞差岳諒臣知滁州以代格非格非受代厚載而行至
烏衣諒臣已給枷在烏衣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
舟而去於是所齎之物復歸官庫諒臣聞鄉村尚有食
人者命捕之一日捕到六人諒臣曰如何得食人曰無
糧可食諒臣曰汝之罪若何曰自知必死乞快死而已
諒臣曰吾貸爾死爾為我捕捉周智張九可乎周智張
九最嗜食人者也六人曰願執之以獻諒臣問其期曰

期以旬日諒臣許之六人者旬日內果執周智張九至
諒臣詰之無異辭即日陵遲處斬于市中自是食人者
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友僧隨行邸事之餘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

韓世清屯于宣州其部曲多欲作過者先是賣蒸餅者
皆叫云一箇二十五裏外一般蓋言一箇賣二十五錢
裏外皆是白麵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
人欲自西廟巷放火為號內外皆火劫掠民財者是日
西廟巷果先火倏忽城裏城外皆火勢清往來彈壓遂
不至劫掠實正月二十五日也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
裏外一般謂是世清部曲之暗號知州李彥卿密遣監

稅趙令制告于朝遂有李光王瓌之行

二月吏部尚書李光為淮西招撫副使

李光王瓌除淮西招撫使副謀取韓世清也

翟宗襲金人于絳州垣曲縣敗之

金人侵陝右翟興令其子琮乘隙潛渡黃河襲金人于

絳州垣曲縣敗之

知商州軍州事董先叛附于偽齊

董先字覺民洛陽人初從翟興軍與金人戰勇功為多

先是李興以節制軍馬屯于商州也會先有耿氏之迫

來依于興興與釋其禍先感之以兄事興戒翟興俾先

有耿氏之知商州先中心嘆之密有害興意因罇酒間

伏兵甲垂涕執興于座上訖以制司之命械興令蘇堅

衛送至制司欲於中途殺興行方兩舍宿山林菴舍中

興夜夢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覺則群卒熟寐興乃荷械

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

糗糧送興使遠去興之二子一女二妾群婢與表弟崔

三舍人皆被害興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

魏間先既與興為讎而劉豫勢亦漸盛且侵于商先遂

以商州叛附于劉豫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瓌執韓世清于宣州送行在所

李光以淮西制置使往淮西措置群盜王瓌為副二月

晦日到宣州東門外下寨有韓世清下壕寨官白世清

不可出城世清下問其故壕寨曰李尚書往淮西而下寨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旦出城見光光就留之乃曰得旨揀軍欲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以備點揀世清欲上馬馬已牽去世清不得已遂批報諸軍令素隊出城於是執世清以歸

沈與求上言乞卻諸將進物十一丈二委籍賦與素隊是時大將入覲有進贈帛方物者用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上言以謂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嘉納仍降札獎諭與求於是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

間所間製金銷金屏鄣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津發至行在所與求奏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噐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點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從之

七日戊戌霍明殺桑仲于郢州

桑仲以屢敗于金州乃移文郢州會霍明攻金州曰金州草寇遮道盡當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主名為誰仲陰怒之且有殺明之意明以措置郢州頗有條理市井買賣漸有向生意近城多種二麥亦有

三朝北盟錄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懲郢之心仲以六十騎徑趨郢州先以二十騎疾馳入城四十騎尚未到仲每下馬必梳頭為明所殺拘二十人入獄令供桑仲反狀以報朝廷初有譖隨州官吏侵欺官物入已者仲乃令於洪山磨院置獄取勘周節推以下官十餘員盡被追攝枷拷不勝其苦伍點檢者實主其事後仲遣伍點檢往朝廷得空頭官告二百道由德安府雲夢縣歸而周節推者為知縣時仲已被殺周御被勘拷掠之寃遣人殺伍點檢于路而官告莫知所在仲在襄陽也以趙去疾為通判仲死李橫為鎮撫使去疾猶為通判後勸歸朝去疾被召見上問桑仲如何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故去疾曰臣嘗見桑仲為

臣說必欲取東京獻朝廷只待乞兩箇文官與二子上惻然感動命特與仲兩子文官

楊沂中為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字正夫代州人子弟所試弓馬合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閔之孫麟州建寧寨死事震之子也

王寇屠宿州

王彥及董先戰于虢州界

自此王彥及董先屢戰矣

二十二日癸丑偽齊以兵犯翟興中軍興力戰死之先是偽齊劉豫嘗遣偽迪功郎蔣頤持書傳賊語以王封誘翟興興叱之曰我大宋臣也豈肯受賊之偽命不啓緘

而焚賊書戮願于市豫計不行復誘興麾下裨將楊偉
泉潤陰約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
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
害年六十

四月桑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于
淮南為聲援朝廷信之議以大臣為都督遂大舉兵即
以仲為神武左副軍統制是時仲已為郢州霍明所殺
矣

劉豫陷壽春府

劉豫偽左丞相張孝純罷以偽右丞相劉麟獨秉政李橫

以兵圍郢州

霍明殺桑仲于郢州也襄陽走報郢州李橫橫初未信
三報方信橫遂令其衆盡縞素李道在隨州亦縞素皆
率其衆會襄陽之兵盡着白衣戴白巾圍郢州聲言為
桑仲報讎

誅韓世清

世清屯于蘄州嘗欲立趙令俊為皇帝不克及宣州火
被執至行在坐前罪誅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五十

又陳其盟會錄卷第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五

如故其百五十五

障世

帝不效及宣

人只

在

在



